



水牛書店外掛著書法筆字招牌。(趙文綾/攝)

羅文嘉

記者趙文綾/報導

揮別政治 回故鄉種福田

也認為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能決定的，而且常是一體兩面的，不能只想著如何「得」，而不想「失」的道理。對他而言，正因為年輕時提早參與政治，所以他才有機會體驗不一樣的人生，也正因為年輕時就體悟了官場無常的道理，所以比較不會被那樣的政治環境綁住，看得也比較淡。二〇〇五年，羅文嘉角逐台北縣長選舉失利，而後歷經兩次選戰，也都未能勝出，二〇一一年遂決定淡出打拚二十多年的政壇，回鄉陪伴母親，並開始著手整理父親留下來的「一甲地」。

●歸鄉種田 挹注兒童教育

為了讓偏鄉兒童也能享有都市般的教育資源，羅文嘉在家鄉桃園新屋推動免費英文班與打擊樂班。在苦思無經費來源的同時，羅文嘉想到了手上這一塊地，決定開始種植稻米，並捐出務農所得。

「米的收入用來支付英文班，理論成立，想法簡單，但去做才難，畢竟一輩子沒種過田，很多困難要面對。」談到剛開始學種田時的點滴，羅文嘉笑著說，都要感謝之前從政給他的磨練，讓他遇到問題，就是想辦法去解決。他認為天底下沒有走不通的路，此路不通，換條路就是了，不懂就去學，一步一步地，轉眼三年過去了，現在也和幾個小農合力耕作，耕地已達四甲的規模。自產自銷的米取名為「我愛你學田米」，這是因為在古代，農田的收入若用來辦地方的教育，都通稱為學田。

●買出版社 獎勵孩子換書

二〇一二年，水牛出版社經營陷入困境，創辦人彭誠晃找到羅文嘉，詢問他是否願意接手水牛。他幾經思考，一來是因為許多老書的版權已被水牛買斷，若水牛倒閉，這些書將就此絕版於世，二來羅文嘉認為，若連一個吃四十年、極富時代意義的出版社都要倒了，會讓

人恥笑台灣沒歷史。因此便浪漫地想著：「好吧！就來創造歷史！」羅文嘉遂點頭答應買下水牛出版社。

買下出版社後，羅文嘉在新屋老家開了第一家水牛書店，為了鼓勵當地學子多多看書，凡是新屋鄉十八歲以下的兒童與青少年，只要到圖書館借滿二十本書，就能免費拿走他店裡的一本書。談起獎勵機制的成效，羅文嘉說：「我其實不在乎到底有多少人去換書，只要有一個孩子去換書，就有它的價值。」

●社企書店 結合小農市集

二〇一三年，羅文嘉在台北市開了第二家水牛書店，當時決定採用社會企業的模式，用台北書店的營收來養新屋鄉下的書店，而新屋的書店則用於公益。於是，羅文嘉開始思考如何才能在寸

→羅文嘉於二〇一四年五月五日在水牛書店接受訪問，態度誠懇且學識豐富，訪談時常引經據典。
↓在水牛書店內一隅，愛書人輕鬆翻閱書籍。
↓學田市集內牆壁上列出羅文嘉的經營理念，展現創辦社會企業的想法。(趙文綾/攝)



學田市集內販售羅文嘉自產自銷的「我愛你學田米」。(趙文綾/攝)

土寸金的台北，經營起獨立書店。考量到種種趨勢，思及書店若只靠賣書是很難生存的，複合式書店的概念於是應運而生，結合盲人按摩服務，並在書店旁開設「學田市集」，賣起產地直送的小農蔬果及生鮮食品，還新增加了供應主廚餐點，強調「產地直送、生機食材、課程料理、城鄉交流」等概念。

羅文嘉在二〇〇四年接任客委會主委，任期內有不少建樹，如推動桃園新屋的「老穀倉再生」，以及新竹六家的「新瓦屋聚落保存與再利用」。回憶當年曾因施政理念與地方首長和鄉里人士不盡相同，而遭遇不少來自內外部的阻力，羅文嘉補充說：「與其花錢蓋蚊子館，我是認為應該在舊有的東西內創造價值，而非一直興建硬體設備等新的東西，但這可能和許多人意見相左。」但他表示並沒有將此事視為重大困難，他不過就是一直遇到問題就解決問題，「耐煩」而已。

二〇〇四年，適逢交通大學客家學院初成立，羅文嘉也曾出席交大竹北院區啟用典禮。他認為客家學院成立的目的，不在於教育客家小孩或教學生講客語，而是從一個族群的歷史背景及語言出發，全面性地培養優秀的人才，並讓更多人對客家有更多的認識，若能達到這樣的結果，便是好的。

●年輕參政 體驗不同人生

羅文嘉是台大學生會第一屆會長，求學時期就積極投入學生運動，當時還因為發起「蔣公戴帽子運動」，差點遭到退學處分。畢業後因緣際會步入政壇，並一路受前總統陳水扁賞識重用，擔任台北市政府新聞處長兼市府發言人、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副主委、客家委員會主委等職位，曾是台灣最年輕的政界官員。不少人對於他年少得志的從政經歷羨慕不已，並習慣稱呼他為「阿扁嫡系童子軍」，羅文嘉並沒有特別喜歡或不喜歡這個稱號，

小檔案

羅文嘉，桃園新屋人，曾擔任台北市政府新聞處長兼市府發言人、文建會副主委、第五屆立法委員、客委會主委。二〇一一年起，回到故鄉桃園新屋投入有機米的栽種，自產自銷。並透過經營複合式書店，將盈餘捐出做為教育鄉里孩子的經費來源，實踐社會企業「永續經營做公益」的理念。

採訪側記

一路從選擇對象到聯絡訪談事宜的接洽，過程都十分順利，讓我心情很是振奮。也許是從小就對政治很感興趣的緣故，羅文嘉這個名字，是我在小學時期就耳聞的人物，從沒想到有一天，會有機會親身採訪他。我個人最好奇的部分是他和前總統陳水扁之

這裡有玫瑰花 就在這裡跳舞吧

問的點點滴滴。因此，我在採訪前便自己先決定，有機會一定要抓著他東問一點、西問一點。幸好，羅文嘉人很客氣，什麼都讓我問，足是一個小時的訪問，讓我滿載而歸。不得不說，在他樸實真誠的外表下，實在嗅不出一絲政客味。
台北水牛書店入口處的地板上刻了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名詩句「這裡有玫瑰花，就在這裡跳舞吧！」，用以勉人若跳不出身處的世界，那就好好把握當下，盡情跳舞享樂吧！看完了這句話，讓我覺得在進到書店以後，心情似乎更加愉悅了。

書店門口外還有一塊插秧體驗區，開放都市居民體驗鄉下農耕生活，只能說，有這樣極富特色的獨立書店存在於當今台灣，實屬難得！



涂泉明手上的布，印有蠶的各類品種，他逐一解說這些品種的異同。(葛致成/攝)

涂泉明

記者葛致成/報導

堅守蠶業 慘業成為產業

然問我們國家就沒有了，這不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嗎？」出於一個保存文化的使命感，他決定不管如何都要堅持下去。

涂泉明表示，當初雖然決定要堅持蠶業，但他並不會製成品，缺乏技術導致必須自己重新整套研究，加上農委會承諾要收的一年半成品只收了半年，讓他連收入都成了問題，夫妻倆必須一邊研究如何製成成品，一邊靠著插秧機到後龍幫忙插秧賺外快，早上四點就出門，晚上八九點才能回家。小女兒不捨父母親勞累，在出門必經之處留了個「爸爸、媽媽我們已經很久沒見面了」的紙條，更加深了涂泉明決心將蠶業留在家裡的決心。

儘管涂泉明維持蠶業已經下了不少苦心，還是遇到不少危機，像是配種問題就差點導致蠶業的存亡危機，當時的改良場要求有製種執照農民才能跟他購買原種，可是製種場都倒光了，還能去哪實習取得執照？在當時的困境之下，涂泉明卻講了句「我撞破頭破血流就是要留這個蠶業」，在這樣強硬的意念之下，果真讓他找到了時任立委的劉政鴻幫忙解圍，成功修改了製種條例，蠶園的生存又現一道曙光。

●越挫越勇 洗繭突破技術

而這樣邊研究邊插秧的苦日子又持續了兩年，解決了配種問題之後就是處理成品，那時兩夫妻都煮兩公斤的平面繭，但成效始終不彰，就算請改良場的加工課長來幫忙，涂泉明還是對於成品不大滿意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腦中突然就閃過一個想法，「是不是我太懶惰，哪個步驟忘了做？」他想到，「是不是沒洗？」他馬上開了小貨車回家，把平面繭洗好曬乾再煮，有洗過的跟沒洗過的果真差了萬八千里，一直到這時候，才總算把所有的技術學完備。

完整的技術確實讓蠶園的生存獲得了穩定，但涂泉明知道，單靠生產可能沒有辦法生存，轉型似乎勢在必行。或許是神明的恩賜，他在一次義廟落成典禮上擔任志工，正巧遇到了那個記者，他對於台灣居然還有蠶業感到非常新鮮，立刻決定訪問涂泉明的蠶園，當天晚上新聞播出之後，蠶園的名聲立刻被打響，各個報章媒體陸續前來採訪，也開始有學校來預約參觀，蠶園的名氣可以說是一炮而紅。

不過轉型的過程也並非一開始就很順利，當初涂泉明對於在人前解說其實是不太擅長的，當他知道一個團體正在路上要來參觀的時候，心臟就會開



涂泉明逐個仔細檢查蠶絲被。(涂智勇/攝，涂泉明/提供)



涂泉明補上桑葉，讓蠶寶寶吃個飽。(涂智勇/攝，涂泉明/提供)



涂泉明向小朋友解說蠶絲被的製作過程。(涂智勇/攝，涂泉明/提供)

始蹦蹦跳跳。這時，他想到了一個辦法，他決定在他的口才練好之前一毛錢的解說費用也不收，前前後後花了六年磨練自己的口才，才突破心理障礙，也才開始每人僅收微薄的三十元解說費補貼農場。他在導覽的兩個小時中，將自己如何以生態的方式經營蠶園傳達給都市孩子，就算在經濟不許可的情況之下也能生活得快樂。

●轉型求變 生態教育有成

涂泉明表示，作為一個客家人對他來說最大的影響就是一個「硬頸」精神，「該做的事情我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好」。在最忙的時期，他曾經三天三夜不睡，做平面吐絲的時候也常常忙到只能睡地板。明明沒賺多少錢又何必如此呢？他認為，這就是客家精神，一種強大的執

●從零開始 蠶遭螞蟻吃光

涂泉明從小生長於苗栗獅潭鄉的農村，一路跟著父親務農。成年之後先是靠著打零工過了一段日子，不管是鐵路電氣化的工人，還是上山砍竹子的工作都做過，一直到一九七八年，農委會派人來輔導的時候才正式接觸蠶業。涂泉明表示，當初會毅然決定選擇蠶業的原因有兩個，一來是蠶繭有公定價格，二來是以後不需要在外頭到處跑，可以兼顧家裡又可以過上安定的生活。

涂泉明也表示，起頭的過程相當不簡單，第一次接觸的時候什麼都不了解，還好當時是經由農委會輔導，不管是種桑樹，還是培養蠶寶寶的過程，都有輔導員幫忙。不過那時候還是遇到不少困難，像是蠶寶寶在全部都冬眠的時候必須要灑石灰粉，可是剛開始不懂，看到別人灑也跟著灑，結果導致桑葉凋萎，還沒冬眠的蠶寶寶們沒東西吃。有時候則是碰到天敵螞蟻大軍，把蠶寶寶吃個精光，當初在防備上傷了不少腦筋。所幸後來就

很順利地上了軌道，平穩的日子持續了好一段時間。

●政策廢蠶 矢志保存文化

蠶園順利地經營了十幾年，但卻在一九九二年的時候遭逢巨變，那時採購蠶繭的國家紛紛轉移至中國大陸，農委會決定推動「廢耕桑蠶自行轉作計畫」，利用補貼金希望蠶農放棄蠶業。涂泉明那時聽到的時候就想：「這蠶業幾千年的歷史文化，如果是不好的東西早就被人類淘汰，為何它能存活幾千年？」

他立刻就提出了為何要廢蠶的質疑，開協調會時也堅持「就是不廢」的理念。一來他養蠶十幾年養出了感情，二來他想為何一個持續了幾千年的文化，怎麼到了我們手裡就不見了？再者，很多地方是需要蠶的，像是國小的自然課和大湖農工的蠶絲科，如果今天蠶業都沒有了，他們該何去何從？

涂泉明強調：「一個對人類這麼好的產品突



涂泉明帶領參訪民眾介紹蠶園，將自己經營的方式解說給眾人聽。(涂智勇/攝，涂泉明/提供)

著，不管如何都要把蠶業撐起。「現在全國的蠶業除了姓涂的還有兩家，都是客家人。」涂泉明自信地說，「我身為一個客家人很驕傲」。

採訪側記

健康生技 養蠶正要起飛

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，畢業後該如何突破二十二K是個必經的挑戰，物價不斷上漲唯有薪水不漲，在抱怨不景氣的同時你可能會不知道，台灣的蠶業才正要起飛。

涂泉明表示，現在的蠶業比起過去一九七〇、八〇年代是可以多出很多收入的，因為周邊的產物也可以拿來賣錢，比方說蠶葉以前用剩的就要砍掉，現在則把桑葉製成健康食品，而且市場反應也非常好；此外，像是蠶的糞便，過去都是倒在田裡丟棄，現在也是拿來賣錢；甚至煮繭的水可以用生物科技方式萃取出精華液、面膜和乳液等化妝品。

涂泉明認為，未來一定要有年輕人再投入養蠶這個行業。他以對岸為例，未來中國大陸的經濟起來，十幾億人口光內需都不夠了，怎麼可能外銷？他也以他賣的蠶絲被為例，預約已經要排三個月到一年才能拿到，在國內市場也相當大，所以這個產業未來的發展空間其實是很大的，但就是看現在的年輕人肯不肯吃苦，有沒有耐力去做這些工作。

小檔案

涂泉明，苗栗獅潭鄉客家人。一九七七年開始投入蠶業，一九九二年政府決定廢除蠶業，但出於對蠶業的情感與保存文化的使命，最終維持住蠶園，並轉型為全台灣僅存的蠶業教育農場，將生態經營的理念傳達給下一代。現為台灣蠶業的代表人物。